

點痕

楊潮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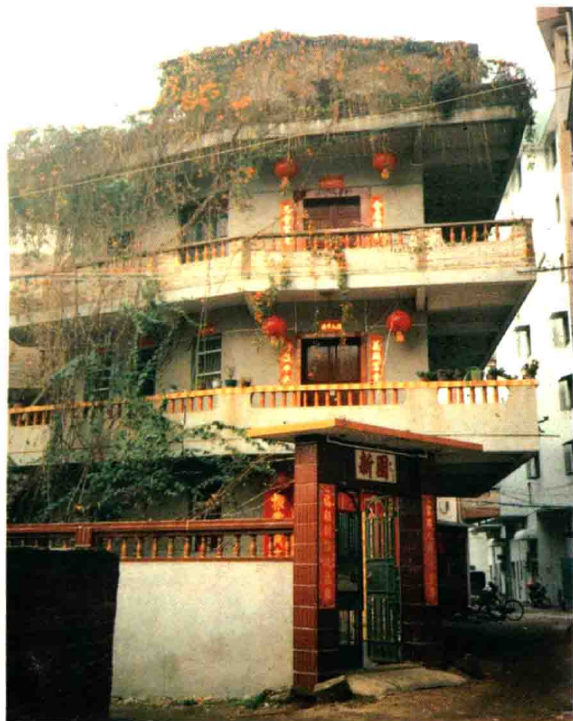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九年二月·梅州



古来稀 今不奇 (1998)



祖居



新园

前 言

人生旅途不平坦，

我更险！

只有意志坚强，

一定要坚强，

才能踏上坦途，

印上迹痕！

作者

1998. 12

××××简目××××

《通知》.....	(1)
在职证明书.....	(3)
和群众拥抱起来.....	(7)
一次庆功会的追忆.....	(9)
武北人民的新生.....	(12)
歼匪记.....	(15)
古 板.....	(26)
校史简记.....	(50)
跨国经营 业绩辉煌.....	(72)
人才辈出的同文学堂.....	(91)
光荣的母校.....	(101)

——缅怀创办人丘逢甲先贤

武委组（1983）第37号

中共武平县委员会组织部（通知）

关于杨潮新同志享受县级待遇的 通 知

中共梅州市委组织部：

接中共龙岩地委组织部（83）岩地委组字第206号批复，同意杨潮新同志离休后享受县级的政治、生活待遇。

特此通知

中共武平县委组织部

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

抄送：中共武平县委办公室、人事局、老干局、工商局、
梅州市人事局、存档（3）（共印8份）

附：工资级别为行政16级

中共武平县委老干部局文件

武委老安（1998）第58号

关于发给离休干部杨潮新同志 高龄补贴的通知

县工商局：

你单位离休干部杨潮新同志，1928年11月生。

根据省财政厅闽财事（1996）137号，省委老干部局闽委老研字（1996）104号文件关于“年满70周岁以上（含70周岁）的离休干部高龄补贴费，每人每月100元”的精神。经研究同意该同志从1998年11月份起，每月发给高龄补贴费100元。

以上经费由发放离休工资单位支付。

中共武平县委老干部局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

送：县委组织部、县人事局、财政局，本局领导，本人、存档。

（共印10份）

武平县人民政府在职证明书

武秘字第三〇〇一号

公元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

事由：发给该员在职证明书由

查杨潮新同志原发广东省梅县城东区，现在本县永平区担任区长，受领供给制待遇，其家属希当地人民政府给予适当照顾为荷！

此证。

县长：饶奕昌

1990年11月《中共福建省武平县 组织史资料》

- 第122页 永平区（第十区，1956年4月撤销，将该区的永平片并入城厢区，帽村片并入武北区）
- 区长：杨潮新（1950. 5. ——1952. 6. ）
- 副区长：杨潮新（1950. 2. ——1950. 5. ）
- 第110页 工商科（1952年7月设，1956年1月分为工业科商业局）
- 负责人：杨潮新（1952. 7 ——1953. 3 ）

~~~遗失以下文章~~~

一、1946年夏，梅县《汕报》，以杨真子的笔名发表：
《病中散记》。

二、1948年至49年，曾用“羊角”、“清官”及真姓名
发表十多篇文章：

汕头：《汕报》：

旅台散记

花莲杂记——旅台通讯之二。

跃进中的太鲁阁林场——旅台通讯之三，

北行拾锦——旅台通讯之四，

苏澳——走私的渊藪——旅台通讯之五，

台湾省县公务员生活哀曲——旅台通讯之六。

台北：《公理报》杂志2卷6期：花莲掠影。

《台北晚报》：谈签到、说借支、东台加给要公平。

《平言日报》：花莲文教圈、花莲暮春。

花莲：《东台日报》：从“吃干薪”说起。

《更生报》：街头巷尾：拮据吉安乡长 克扣配米。警员毆里长；县府人事管理员利用职权，自行舞弊；公卖分局强迫商人牟利等。

难忘岁月

~~入学训练素描~~

(高一甲) 杨潮新

按：该篇系数年前在梅县图书馆找到的“校史资料”、抄录的，原载1945年1月《省商校刊》第三期。

× × × × ×

当残月西下，东方现出鱼肚白的时候，鸟儿正在枝头歌唱，晨雾在窗外迷蒙着，嘹亮的号声，扰醒了我们的清梦，从这时起，经过一夜静寂的学校，便嗡嗡的嘈杂起来，就在20分钟的时间内，我们在暗室中摸索地穿好衣服，打好脚绑，整理内务，洗过脸。

接着，外操场里便发出一阵阵的哨声，催促着我们迅速集合，参加升旗礼，每一次隆重的升旗礼校长都参加，而且常常训示我们要做到“迅速”和“肃静”。接着是早操，在这僻静的操场里，四面围着青密的树木，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阵阵凉爽的河风吹来，使我们的精神变得更为活泼，但仅仅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又回到校早餐。

餐后经过30分钟的休息，便开始上课，上下午各上四节，学习的课程有国际现势，总裁训示与言行，本校校史，

及教育训育工作实施的报告，没有课本，也没有讲义，我们用速记本记下先生所讲的大意。

午膳就在我们课毕后20分钟开始——十点钟了。

午膳后有3个小时自修和休息时间，我们都忙着做日记、写自传。

一点儿都没有放松，当这三小时过后，我们又开始了下午的功课。

上完毕四小时的功课，酷热的太阳已降到西山头上，归鸟和人们都匆匆地走着归路。就在这时，十分钟的晚膳过去了，随着我们便投向自然的大浴室——梅江洗澡，在一天的忙碌下变得疲劳的身体，便在水里疏松了，快乐充满在我们的心头。

洗澡过后，夜神便穿起黑衣降临了。东方疏林的山头上，挂起一轮皎洁的圆月，大地浸浴在淡色而幽静的光明里。我们快乐地高歌于梅江滨岸，自由地漫步在繁华的街市中——，每一位同学都有着满怀的愉快。

这美好的时光只有一小时，七点十分，我们又集合在高疏的柑榄树下听候点名，或者训话，这之后，才结束一天的生活。

× × × × ×

光阴速迅地奔流过去，短短一星期的“军事化”的生活又过去了，经过这次训练，浪漫而无纪律的生活，便变为有纪律而快乐的了，这蓬勃可爱的生活，已在我的生活史上刻上了最优美的一页。

和群众拥抱起来

——边区党委支前宣传队杂记

发动群众，探敌情，捉敌务，缴公粮，减租息，健全农会、妇女会、村政府，收藏谷物和保卫家乡。这些，是1949年秋，闽粤赣边区党委，指示我们十二人组成的支前动员委员会工作团的宣传队的任务，要流动到梅（县）埔（大埔）边根据地各村去动员群众，和群众拥抱起来。

宣传队长是黄惠容、李秋华同志，队员则多是来自中山大学、厦门大学等处的年青的“洋包子”，别说没到过深山密林，连听都少听，但个个热情高，干劲足，不怕苦和累，听到敌人的枪炮声也全不理睬，一心为革命！

我们走过五个村庄，了解到多数农民很贫困，遭遇也惨：他们仅有三、四个月的粮食，还有八、九个月如何生活呢，只好出卖劳力，替人做零工得到微薄的收入，或砍柴卖，换得八、九合米维持生活！在大塘背有位贫农张伯姆，经队员多次访问和关怀，讲明解放军是帮助穷人翻身的，她看到有人替自己雪中送炭时，竟被感动得眼泪汪汪，尽情地倾诉一切不幸遭遇！她说：“我又穷又病，从来都是被人欺负，无人同情！你们解放军就好呀，早一日来，我们就早一日得到幸福！”还有一位九祥哥，曾受反动派的残酷压榨，当年他不愿当兵，保长又勒索他值二条猪的钱，钱被吞食

后，却又引狼般的伪兵到家来捉他，幸得从后门走得快，溜到山上去了，否则早已家破人亡！但因此他患上了脚风病，残废一生！

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，我们以实际行动和演歌剧来配合，如请自己的医生，免费替群众治病，赠送药物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穷人病，是反动派的罪恶！现在就要团结起来，搞好农会，翻身作主”！还有八位同志替昭贤哥、九祥哥在按湖的田里割禾、打谷、挑送回家，四五担谷田，三个钟头便完成，虽然我们这些“洋包子”的肩头，腰背痛得厉害，可也密切了群众，得到更多的真实材料，酸痛也就不算一回事了！

“我爬山弯了背，现在看过戏，觉得背也直了起来！”太平区一位老妇人看过戏后这么对人说。的确，多数农民终日辛勤劳动，是渴望精神上得到一些调节，尤其是剧情叙述着他们的真人真事时更引起共鸣！在中江村，那天下午，还隐约听得到敌人胡璉匪军轰击的硫弹炮声，可是群众会依旧进行，开会的人挤满会场！他们全神倾听主席致词，时事分析，组织民兵，健全农会，知识青年要参加工作等演讲，观看着“保家乡”、“夸老公”、“农作舞”、“万众一条心”和“胜利年四唱”等活报歌舞，掌声笑声融成一片，高呼口号后，群众纷纷表示要搞好农会，支援前线，保卫家乡，情绪高涨，已是深夜十二点了，他们却依依不舍，希望还有节目演出！让我们和群众拥抱起来！

短短的十多天，我们深切的体会到，一定要关心群众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建立鱼水情，这样，才会使革命的事业无往不胜！

（原载：1949年边区党委《大众报》第十七期，笔名羊角，八月十二日）

XXXXXXXXXX

一次庆功会的追忆

XXXXXXXXXX

1949年8月4日。

雨，驱散了闷人的暑热。阵阵秋风，使人精神爽快；传遍解放区的喜讯，更令人欢腾。

傍晚，长满杂草的山路，出现一队队戴五角红星的战士；宣传队，从十里外赶来；农民，趁早收工；男女老幼，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涌向埔北的一个山村——坪沙，参加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召开的庆功会。

古旧的陈屋大厅，像新娘一样披上盛装：堂前张挂着鲜艳的红布，两旁贴满了大幅标语，台上挂起庄严的党旗和人民领袖——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像，正中坐着区党委的领导成员及区、村长。尽管天井里还有水，但只要有立足之地，就挤上人，机关干部、武装同志、工作队、农会、妇女会的成员，济济一堂，热闹非常。

九时正，庆功会在激昂的歌声中开始了。大会主席介绍了四位杀敌英雄：台侧一位穿军装、佩红花的高个子，“这是江光同志！”千百双眼睛随即盯在他的脸上，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“第二位是阿条开同志！”后面的人群提起脚跟，争看英雄。“还有刘波同志，因放哨没赶来，敏文同志则因病不能参加了。”大会主席接着说：“我们的英雄，机智、勇敢地枪毙了罪大恶极的伪镇长、活捉特务，既为民除害，

又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！今晚的庆功会是表彰他们的功绩而专门召开的，希望他们再接再厉，功上加功。让我们向英雄学习！向英雄致敬！”

江光同志像姑娘一样怪不好意思地代表英雄们讲话，介绍杀敌经过：在我南下大军挺进的压力下，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胡珽匪军溜的溜，逃的逃，我们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，心里着急。一天，命令终于下来了，我们还没吃午饭，便马上整装出发，一个下午走了六十多里路，到达我家乡石下坝才天黑。多熟悉的山山水水呵，说也怪，不到一刻钟，我家里就挤满人。有人像不认得我似的，从头看到脚，问长问短。也有控诉匪军的暴行：抢牛杀猪、奸淫妇女、强拉壮丁、放火烧屋等。这些血泪仇，更激发起我们杀敌的义愤！我们即向群众了解情况，刚好有个中年妇女，今天才从峰市那边的娘家回来，她说胡‘狸’没见到，但还有伪镇长等人，他们勒迫群众，限二天内要交米五千斤，做军饷，谁敢违抗就处决！有个大伯提供：街上经常有穿便衣、讲普通话的外地人，可要留心啊。群众支持我们，使我们心里明亮！当晚，我们换衣化装，星夜赶路至目的地——峰市，街上，一个行人都没有，仅有几间半掩门的商店，冒出几缕炊烟，一片劫后凄凉景象。我们很快便把伪镇公所的前后门封住。里面还在吃饭，不时传出一些话语：“军饷缴齐了没有？”“报告！没有缴齐，还不到一千斤！”“不行！军粮事大，也贵在神速，吃过饭后出去催收，说是我的命令，谁敢不交，严惩不贷！故意破坏的抓来杀掉！限今天完成，听到没有？”“是。”

“他妈的！叫你也完成今天的任务！”我心里又气又好笑。没等他们再说，我和刘波便冲进屋内，哨声一响，阿条

开二人也从后门冲了进来。

“站起来！不准动！”四支短枪对准他们，吓得他们惊慌失措。

“到厅堂集中！”十多个俘虏，垂头丧气的呆站着。我们一面搜缴枪支，一面警告他们，不准再鱼肉乡民，为虎作伥！还作了‘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，立功受奖’的政策宣传，押出伪镇长、干事和所丁三人。矮胖狡猾的“镇长”，想钻空逃跑，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，代表政府，将他押出街口枪毙了，为人民除了害。

正当我们刚出市镇，迎面却来了两个便衣，怎么办？得马上解决。

“你们是师部的？”前头的那个家伙先开口。

“是的，你们是哪里的？为啥到处乱窜？”我挺神气的训斥他们，同时向同志们使了个眼色。

“我们是团部的……”

“缴枪不杀！”没等他说完，前后左右，枪头都对准他们。就这样，又送来二支手枪，连同送上门的两条“狗”，乖乖的一起牵回来给大家看。阿光同志的幽默语一结束，全场便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。

宣传队演出群众喜爱的节目一个接一个，会场始终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。十一时半，庆功会结束了，但群众却依依不舍，响亮的口号声，仍在会场回荡。

——原载：1994年11月1日，广州省老干局《秋光》杂志总第76期“难忘岁月”

武北人民的新生

杨潮新 李朗 廖群星 王德厚

封建割据的“禁区”

武平县的武北，包括永平、大禾、桃澜、湘店四个区，1950年约六千户，二万八千六百余人。武北地处闽西边缘，与江西、长汀接境，是个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。在红军北撤后至解放前的二十多年，一直是封建地主恶霸武装割据和野蛮统治的所谓“山多、枪多、文盲多”的“三多”地带。封建地主恶霸们，把武北变成有枪才能生活的社会，形成姓姓有枪，庄庄有枪，而这些枪支又都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！他们在“必要时”能动员一千多支。就靠这些武装，恶霸地主在武北地区制造了许多土匪和此息彼起的械斗惨案。如1944年，在他们的唆使下，全武北的刘姓和潘姓大械斗，死伤十多人，至一年多始渐平息。

武北之所以成为封建割据的黑暗地区，与国民党政府在闽西各地的血腥统治分不开的。二十多年来，国民党对封建势力控制的武北“禁区”是纵容与支持。却集中全力来妄图扑灭闽西各地的革命力量！武北人民，除忍受着封建势力的武装抢劫、勒索、摧残外，还要忍受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。这种剥削较闽西各地都更残酷：一般地租是倒三七（地